

# 否極泰來由北而南

關文蔚

## 女扮男裝戲劇人生之八

### 北平當舖一套作法

原來典當這件事，許多人一生沒進過當舖，有的人時常進當舖，許多人無論如何困苦，也不想不起拿東西往當舖裏送以當來的錢使用。更有一些人不缺錢用，也會把暫時穿不着的皮衣，往當舖裏送，那是爲了讓當舖替自己保管。因爲那個時候，北平的當舖，全是富有人家開設的，而且當的時間長達二年之久，過期方稱「當死」，也就是所謂留當，當舖可以自行處理及變賣。爲何有錢人家也典當呢？因爲皮衣不穿時必須善加保管，如管護不好皮貨掉毛，那就一文不值沒人要啦，切不可受潮濕，每到夏天必須吹風，加放樟丸以防虫吃，而且當舖保管的好，利息又很低，因物價沒有波動，開當舖者大多數人，存心要做善事。所以有些人爲了省事，而將名貴的皮衣等送入當舖，爲了少付利息以極少數錢當進。

不論是多名貴，有十成新，而那當票上註明「破舊」，或「光板沒毛」等字樣，可是絕不會有調換之事發生，一定原物保護得良好，贖回來時絕無差錯。

筆者雖然未親自進過當舖，無奈當年因運氣不佳，生病時多，唱戲時少，又因初自獨立毫無基礎可言，受到經濟的壓迫，在無可奈何之下，祇有聽從管衣箱的，智多星盛雨民，將新做的行頭一件、一件的拿出來由他往當舖裏送，在他典當未出門前，首先看看門外有人沒有，誠恐被人看見不好意思，怕人知道我是靠典當過日子。

那一年的滋味可真不好受，每次見盛雨民拿出戲衣，一件、一件的去當，就如同刀割心一般，因這些行頭的價款，尚有一小部份未曾付清，就被送入當舖，如何不痛心！且有人以爲我是裝窮，而我也希望那些人知道我眞沒錢，因爲那些人對我不會有所幫助，反而會笑我無能，我不想被人們作爲茶餘、飯後談話的資料。

### 苦惱煩悶求佛指引

在這期間曾有過自殺的念頭，也有過悔不當初未接受那十萬聘金的婚姻，且有人曾試探過我，如有回轉之意，那吳家仍然有此希望，而我咬緊牙關，仍在戲劇方面求發展，在困難中求進步。其痛苦至今記憶猶新，一籌莫展時，常仰面把

蒼天怨，向未作任何壞事，僅一片向上之心，蒼天爲何絕我太甚？

身不由己跪向南海大士佛前禱告，一再的向佛追問：「弟子未作任何損人利己的事，何罰我如此之苦？」祇見南海大士說：「你瞎糊混吧。」我又問：「瞎糊混，怎能混出名堂來呢？」那南海佛有些不耐煩的樣子說：「終歸不要緊」佛說罷將袖、手一揮，我就醒啦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

我家一向供奉南海佛，自我獨立後仍有一間佛堂供奉，且十分信仰，這雖然是個夢，記得非常清楚，且數十年來總是逢凶化吉。自民國廿六年因日寇侵犯我國疆土，居無定所，至今雖未再供奉，但無時無刻不心中禱告，求佛保護，有時睡間作惡夢，也會清楚的呼南海佛之佛號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在夢中也是逢凶化吉。

### 記麻子算卦真靈驗

一般在運氣不佳時，總免不了有一些求神問卜之事。就以我來說，民國廿四年這一年，是有生以來最困苦的一年。記得一次印象最深者，即是該年臘月十一日下午，因無事有暇，教習多星

盛老大，到巷口外請來一位擺卦攤算命先生，來家中算流年大運，言明廿個銅版（不到五分錢），這位算命先生之臉型長方，左半是黑色臉，右邊乃是普通黃色，不知其姓名，眾人背後叫他為記麻子。

北方有一種迷信的傳說，如某人家連生數胎均告夭折者，以為不祥，或認為是討債者，常以鍋底黑烟抹在幼兒屍體之臉上，據說以後那討債鬼不再來此投胎，轉投他處生下來即有此記，也不復夭折，且長命終老。

記麻子坐定之後，即開始作「文王六爻」，他取出一木刻之小圓筒，內有三個「制錢」（外圓中方孔），搖出六次，其在紙上以毛筆由內向外，點個點，有畫一×，也有點上兩個點，這是代表八卦之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離、坤、兌、卦之好壞，就憑此而判斷。筆者對此一點也不懂，他首先問我，要問何事？我說是想知道運氣，那先生在紙上又加寫了許多字，來分解說道：「現在是臘月十一日，你就要轉好運了。」他又在那卦中仔細看了一遍，接着又說：「本月十九日即有收入。不過，不多，但切記不可嫌少，如果嫌少，即影響後面的財路，且十九日過後，緊接着廿三、四日定有大大的收入。」而且他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：「如果廿三日沒有，二十四日絕對有收入，且有接連不斷繼續而來的財源。」

據算卦先生說，這六爻僅能問一件事，多問也就不靈了。而且他不多說，算完即收好包起，付了廿個銅版，佣人送他出去。

我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上，未加深信，因事實

擺在面前，且年關在即，仍然一籌莫展，心中十分煩悶。近日連下幾次大雪，佣人在院中將雪堆成雪人，請我賞雪解悶，不由得回憶童年時也在院中玩雪之情況，將大雪人頭上戴頂破帽子，以元宵天之煤球二個做為雪人之眼睛，又將雪人肚子挖空，內中燃燒蠟燭一支，可以鑽進雪人肚內蹲着，十分好玩，那時之心情天真無邪，毫無煩惱。如今雖然有雪可賞，但心情不一，徒增傷感。此時好友楊金衛家，因雪大將佣人房壓倒，壓死佣人，全家煩惱。

某日我至楊府慰問，楊伯母生性慈善，教子有方，作者與楊家交往，可稱三代均有往來，（數十年後在台灣，金衛因受其夫在日本，另有新歡之刺激，而患嚴重神經病）其全家上下老幼，都相處得甚好，這日住在她家，次早智多星盛老大即打電話請我速回，家中有人來訪，說有要緊之事接洽。

當我回到家中，見客廳沙發上坐着一位彬彬有禮的客人，見我進門他即迎至我面前，說明來歷。他是奉唐山市，呂市長之命，前來聘請作者去演三天募捐戲，因是募捐性質，我不便提出條件來，那人也未詳問我之意見，因我與呂市長夫人見過數次，當然應允前往。那人見我應允，即說這次他所帶來之款，已超出預算僅剩五十元，暫做為定洋。當時覺得奇怪，這五十元豈能算為定洋，似乎少的出奇，本不想收此微數，即說道：「沒關係，不必留下這定洋，我們一言為定好啦。」那位先生見我不收這五十元，頗有難色，忙道：「真對不起，這是我買東西時，大意啦而

超出預算，剩的錢太少啦，請您原諒。」他又接着說：「我廿三日再給您送錢來。」我說：「我答應您去唱，不會反悔的，我向來說一句算一句，絕不食言。」

那位先生誠恐我不收定洋，不能作決定性，一再相求，筆者不使其為難，只好收下錢寫張收條，那人安心的離去，我將盛大、孔二叫進來將此事詳細告訴他等，且覺此事可笑，那智多星盛大顯出非常高興樣，且笑着說：「恭喜您，真要轉好運啦。」我說：「這五十塊錢，算什麼好運。」盛老大說道：「您怎麼忘啦，那算命的先生不是說，十九日有少數錢的收入嗎？雖然這錢不多，但是他算的一點也不錯呀。」

### 唐山演出豐收過年

我被盛老大提醒，「對呀，今兒是農曆十二月十九日，那算命的先生是說有少數錢的收入，雖然算的很準，可能這是巧合吧。」智多星盛大說：「反正沒有幾天。」很快就到了廿三日，應當祭灶之期，必須買些糖瓜兒來祭灶，我們由早晨即盼望到晚上，也未見有人來送錢，總以為這天沒有希望了，結果夜間九點多，那位先生果真送來一千元大洋（銀元），我們雙方什麼也未談，僅言明廿四日乘夜車啓程，廿五、六、七演三天戲，唐山當地有戲班，僅請我個人參加演出，配角兒全是當地最出色的角兒搭配，我僅帶文武場私房角等人員，我收了一千元，並告訴那位先生需要幾張頭等臥車票，幾張二等臥舖票，幾張三等票。因為上場人員自啓程日算起，吃住接

送全由對方負責，招待情況也是分等級，那位先生辦事能力極佳，且處處迎合我意，不待我開口全都辦妥。

我拿了這一千元辦了不少事，首先通知榜角兒文武場等，武場仍然是白登雲，文場韓玉峯二位以及其他手下活兒人等，因全是老人，他們也不用着講條件，反正不會虧待他們，總會照原份兒加倍待遇。平時鼓佬白登雲先生，給程硯秋打一酌是兩塊錢，給我打一酌也是兩塊錢（銀洋）。這次雖然是募捐戲，本來照原份兒（待遇）付，但因爲不是在本地唱，是在唐山演唱，而算是出遠門差不多，我們彼此預計是兩個份兒。這幾天正好程硯秋，唱封箱戲，白先生要跟我出門去唐山，祇好給程找一替工，由周子厚代替打，周先生資格比白先生老，鼓藝也很好。先前周也會傍我去過山西太原，因有人造謠說他品性欠佳，故自我獨立後即未請他。

這三天戲，頭天是「羣英會、借東風」，第二天「失街亭」斬馬謖，第三天「十道本」。這三天演出的成果極佳，連站的地方全沒有，那主辦單位十分光采，唐山市市長高興極啦，因收穫頗豐，超出預計收入甚多。結果送給我三千元，我真沒想到有此豐富的收穫，這種情況已然好幾年沒有過了，可以說是否極泰來，真有說不出來的那份兒高興，給文武場等每人加發爲三個份兒，家人歡天喜地，各自購買些土產帶回家中過個肥年。我任何物件也未買，全是主辦單位送的，也有地方紳士父老們贈送許多禮品，以及該地出名的燒雞等物。

本來當地各界很想多留一天，再唱一酌，實在年關太近了，無法加演，主辦單位給我訂好頭等火車臥鋪票，當天唱完乘夜車返回，當到達北平家中已是臘月廿八日下午了，因爲是月小，沒有三十日，更顯得時間不敷應用，只好將急需應辦的事項先辦，首先發給管箱的人等雙薪，又命智多星盛老大，將當掉之行頭全都由當舖贖回來，欠的債付清，趕辦年貨預備過年。這一年之中，可以說是過的痛苦日子，一掃而光，無絲毫煩惱，趕快帶着禮物去老師們家中送禮，老師們也替我高興。

### 青島戲院也來邀請

這天越想越高興，越是高興更感覺害怕，如果沒有這場戲，我真的快急瘋了，豈不被我母親笑我無能，自討苦吃。一夜未睡，有時幫他們包饺子、有時掃院中的雪時，暗想老天爺真有眼睛，這才是蒼天不負苦心人。

自唐山演罷回來，果真應了那算命人所說，厄運已過，好運來臨。廿五年之農曆年初五日，即有青島市最大一家戲院老闆，張樂古親自來平聘請，談妥條件每月包銀二千四百元，管接、管送、管吃住。聽說青島市，是個好地方，且海產豐富，並盛產明蝦，到那裏可以飽口福，再者好友楊金衛之七嫂（大排行，實際是長嫂）之父余晉蘇先生，該時任青島市長，余府全家大小與作者均相識，必定有所照應，在愉快情形下與張樂古先生簽了二月合約。

在那裏演了兩月，曾受到余伯父全家熱誠招

待，並暢遊嶗山等名勝，風景美麗，余公館設於海邊，可以望見日出，及潮水漲落美不勝收。

青島氣候良好，夏不酷熱，冬不嚴寒，得天獨厚，莫與比倫。市區之開發先係德國，後由日本人設施，又繼我國北伐成功，統一全國後培養，青島可以算是我國最美麗整潔之都市。青島之地位於山東半島之南面，濱臨黃海。爲膠州灣內之半島，原爲即墨縣一小漁村，荒涼偏僻，人煙稀少，光緒廿三年間，因爲西方強勝，均謀瓜分我中國，其各找藉口相競出兵，而德國之藉口其傳教士，在山東被殺事件，即出兵佔領膠州灣。清慈禧太后同意租借條約，德國取得合法地位，建港埠、築砲台，青島任職最久的是沈鴻烈，爲最早期曾習海軍，且留學英國，沈對青島後期之建設甚多，其功不可沒。

青島四季如春，市區街道均種植花木，山俊海美，到處一片葱綠，宛如一座大花園。因地下水道設計良好，不論下多大暴雨，雨停路乾，許多房屋建設依山傍海，大小街道從不淹水，一棟棟的洋房，全是不同的風格，各有特色。那裏出產嶗山石，可以雕刻圖章之用，海產明蝦最爲便宜，一角錢可買一對大明蝦，作者每餐必有明蝦吃個痛快。在青島演出成果僅頭三天賣了滿堂，後來平均每日僅八成座，有次連下兩天雨只有六成座，余見情況不妙，只好將我自編的全部「趙氏復興」接「魏相迎醫」（全部搜孤），「田橫島」等戲拿出來排演，總算又賣了三個滿堂。期滿後不再續約，購買些土產玻璃絲製各種物品，大小圍屏及鏡框等陳設，以及明蝦等海產帶回贈

送友好。

## 白蛇吉兆解除困境

自青島返平後，休息數日即加緊練習學戲，在東城東安市場內，吉祥戲院演出了兩期，每星期演出兩天為一期，兩期演罷即有河南開封有家戲院，派人前來聘請，條件談妥並約請僑角人等，計有裏子老生、大花臉、小花臉、小生、花旦、青衣梁韻秋女士，她就是後來台灣名琴師，梁訓益先生之胞姐。該時梁先生尚在年幼，作者該時並未注意到他，（當數十年後於民國四十五年夏天，梁先生曾到余任職之台灣鐵路管理局主計處辦公室，與同事名票小生及花旦盧智談天，盧智的花旦戲是受名伶小翠花所授，盧先生同筆者演過「坐樓殺惜」數次，其確有獨到之處），該時梁先生曾走到我面前來問：「您認識我嗎？」作者看了看，上下打量一番回說不認得。梁君又說：「我叫梁訓益。」筆者仍然想不起來，只好仍回答不知道。

梁君問：「有個梁韻秋，您認識嗎？」筆者回答：「那我認得，她是我的僑角兒的，民國廿五年我應聘到河南時有她母女跟我去。」梁君很高興的說道：「我也跟您去啦。」我覺得奇怪的時候我還小哇，只有十一、二歲，還沒學拉胡琴呢。「筆者始恍然大悟，其時梁君已是大名鼎鼎的琴師了，只是未加注意而已，此是後話。

這次應開封之聘，打鼓佬不是白登雲，因作者與程硯秋全是這位白先生打鼓，在數日前程帶白

先生去天津演戲未回，故而改請董長順打鼓。董先生身材矮小，鼓藝精良無以復加，本人最注重鼓佬，胡琴次要，作者所演之戲，以做表、唸白則勝於唱，且唱時能使觀眾鼓掌有一定之處，如觀眾水準高，我可能斷定何處應得到滿堂彩，某一小地方可得半數人叫好，更可判斷何處能使極少數人，發自內心的，低聲叫出一個「好」字來。

有時候一句唱，要使觀眾叫上兩個好來，這些地方全靠鼓墊的兩籠子下的是地方，這兩籠籠子十分重要，再配合胡琴，拉的嚴絲合縫。作者昔年唱「白蟒台」最後一場（西皮倒板、元板）中有句唱詞「老王爺去拜壽是那君王不睬。」每唱到此句，必然得到兩個彩聲。

唱「夜審潘洪」之大段唸白中，每一小段應叫好之處，當有明確的顯着不談，其中有一句白「怎麼你還是按兵不動啊？」這一句我總是得到極少數觀眾，發自內心給我叫一聲「好」，而作者雖然得到這少數人叫出，極小聲的「好」字，但我心中卻得到極大的感受和愉快。覺得這些觀眾們被作者溶化到劇中來了，他們才是真正知音者。

另外一齣是「法門寺」，廟堂一場看狀紙時，當由小花臉賈桂手中接過狀來，唸道「具告狀民女宋氏巧姦。嘎，這巧姦二字，是在那裏見過，怎麼我一時想她：不哇起。」這一點總是有少數人發自內心的稱讚。這全靠鼓佬配合我的表情，所下的鼓籠子，須恰恰到好處，而得來的掌聲。這毫無捧場的意味，這純粹發自內心讚賞，而本人的感受上，這天的戲沒有白唱。

還有一齣「失街亭」的「大引子」，每次必定唸上兩個好來，如果這個引子，僅僅得了一個掌聲，那打鼓佬的心中就嘀咕我必定下台後發脾氣，當然不是無故發脾氣。

筆者以多年戲劇生涯中，所遇到的鼓佬有好幾位，應以白登雲先生，及董長順先生之鼓藝最佳，我唱戲如是這二位其中任何一位打鼓，我可以穩操勝算。若是換了別人打鼓，以整體而言必定打個折扣，不過這需要懂戲的觀眾，否則也達不到理想。

我們這個團體人員之包銀全已發完，因我友楊金衛家中預備向我借紅木傢俱及客廳中之沙發椅，也正合我意，故將這十四間房子中的高尙傢俱，送到她家寄存代為保管。團員們大部份行李搬到西火車站，準備啓程時突然接得開封電報，因院方本身股東有了問題，要我們暫緩聽信再行。當我接到這樣電報，心中真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真是七上、八下志忑不安的，去好還是不去好，這幾個僑角兒的，我怎樣去同他們說，拿什麼交代。

總算這些人全通情達理的各自將行李等搬回去待命。而我呢，家俱全借給朋友啦，難道說馬上又搬回來，這不像話嗎？不搬回來沒得用，心中這份煩悶，就差沒哭出來。這個時候感覺到一個人奮發圖強，遇見這種事則感孤苦無依，內心煩，外表還要作出無所謂的樣子。

告訴廚子晚飯馬虎點，買麵條來煮着吃熱湯麵，作者因無事可作，也同女傭李媽在院子裏，大理石棹上幫助廚子刨葱，突然發現葱根邊有一

條線蛇，如同一條白粗線一般，先前我還以為是葱根，後來發現蛇的口中不斷吐出紅紅的舌頭，真是令人毛骨悚然，既可怕，又可愛，僅知戲內白蛇傳中之白蛇，但從未見過白顏色的蛇。

我幼年時曾聽母親說過，她的外祖父十餘歲時，在河邊釣魚捉得一條約七寸長之白蛇，帶回家中在米缸中飼養，自此而後每當欲購買食物，而缺乏錢購買時即突然發現左近地上，有足夠買之錢，初以為是巧合檢來的錢，久而久之始感覺不是他人遺失之錢財，而是蛇神暗助，約時達年餘，無人知曉，其伯母察顏觀色，追其究竟始說出其錢財之來源，彼伯母不肯相信，令彼取出觀看，其不得已而由米缸取出給其伯母，當其接過在手即見白蛇突然破腹而亡。自蛇死而後不復再有檢拾錢財之事矣。

我心中本來爲了開封來電暫緩而煩悶，見此小的蛇也顧不得駭怕，即以原來那根葱挑着那小白蛇給廚子，女傭等看，傳觀後放在院中牆角土地之上，任牠逃去。俾人們稱奇，我卻暗暗禱告保佑我諸事如意（這是迷信）。

## 開封戲院實在太大

先前總以為會有何意外事發生，後來也未有何祥與不祥之事，等了三天即接得開封來電，那裏諸事已妥，請我們團體即行前往。於次日啟程到達開封時，見站台上有多人迎接，經人介紹下始知那些位，有戲院中經理、後台老闆及後台文管事等諸人，在前呼後擁之下把我們接到已預定好的旅館中，衆人安頓下來，洗去臉上的灰塵

，略微休息，戲院老闆在旅館相離不遠處有家飯店，定好三桌酒席。這種酒席名稱請吃下馬宴，這是必然要請的，而且一請就是三天，以後僅供米麵不管其他，因相隔不遠，我們步行而去，在酒席上研究派出戲碼之事項。

第一天戲必然演「羣英會、借東風」，第二天演「定軍山」帶陽平關，第三天「失街亭」斬馬謖，第四天「白蟒台」，第五天「十道本」，第六天「清官冊、夜審潘洪」，第七天演全部「清風亭」，貼出七天戲碼。

衆人即覺驚奇，因一般人總是貼三天戲，作爲打砲戲足可以了，而作者來開封，這是第二次，故貼出戲碼不同，這種作法，確實增進了號召力，當海報貼出後，前十排的票完全訂空，雖然好票全賣光了，但絕對賣不滿座。

因爲開封這家戲院名爲「人民會場」，這是當年馮玉祥，爲了召開人民大會而建造的，其大無比，可容納兩萬肆千人，據說因場地過大，不論舉辦任何盛大義演、娛樂活動等從未滿過，以馮玉祥召開人民大會也不會坐滿人，民國十幾年間馮曾出示佈告，凡不來參加開會者罰掃自住的街道一次，就是這樣罰也未坐滿，後來馮玉祥覺得很沒面子，於是在他氣極之下，又出通告，凡來開會者會後贈給，每人饅頭兩個、牛肉四兩，總算這一次是滿堂。

我這次應聘，原簽的合約是在醴豫舞台演出，因股東間不和，而改在「人民會場」演，作者這劇團包括後台用地以及觀衆在內，僅佔該會場之整個場地不算樓上，也不足四分之一。

這樣大的戲院如何演法，先前作者曾加以反對，後經彼等一再陳說他們的苦衷，再者團體人已然來到此地，不唱又有何辦法，只有聽他人之便。當我們在台上演唱時，頗有在廣場上演戲之感，在那個時期沒有廣播器，實在不好唱，唱者費力，聽者必須要伸長了脖子，也得聚精會神聽方可，否則就無法聽清，而且觀衆一進入戲院中，要走很長一段路才走到台前座位上，總覺得有冷冷清清之感，因爲人再多也滿不了，地方太大，觀衆與角兒們，有着同樣的心理，觀衆越多，看的更起勁，唱的更有精神更爲賣力。作者當初雖然受到嚴師教導，在台上唱戲，不論台下觀衆多寡，一定盡我所能就算台下僅一人在看，也要盡量而爲，很可能這一位就是忠實的觀衆，如不好好唱，偷工減料，掉而浪嘴，敷衍了事，是辜負了那位真聽戲的觀衆，而且損傷演員本人往日的名譽。但我在這人民會場內，很難作到往日的習性應有的作風。

又因院方既不守信於先，且違約於後，定要我們增加星期天，日戲一場，我個人白唱一場毫無問題，其他人員也要白唱一場戲，似乎難以接受，爲了種種原因，同院方鬧得並不愉快，若非有位文豪周行先生從中調解，真預備由法律來解決。周先生在文筆上幫了忙，又不肯接受酬勞，在感謝之餘即將一翡翠雕刻之荷葉敬贈。此物非常名貴，此翡翠頗爲剔透且綠，友情重於物品，自開封一別未再相見。

## 洛陽之行遭遇兵險

廿五年秋末結束了開封演唱的合約，又有洛陽派人聘請。因洛陽當地現有劇團，且四棵四柱均很整齊，不需要配角兒，故僅聘我個人的小團體，當我徵求大家意見後，始將團員們送回北平。我與洛陽戲院簽了合約，且因該地較小負擔不起我的包銀，故以分賬的方式，條件是每日售票款以二八分賬，除印花稅外照數分二成款，戲院分八成，且由院方管吃、管住、管接送。

洛陽離開封不遠，乘火車很快就到了，該地市容欠佳，戲院設備不良，但生意甚好，每日客滿，生活費用低廉，日常用品非常便宜，尤其是羊肉最佳，每一斤羊肉僅五分錢，在那個時期如在北平，買一斤羊肉需二角錢，洛陽一角錢買兩斤，可以說是便宜的出奇了，真是價廉物美，差不多每天都吃羊肉，那裏風景可以說是沒有好風景，沙土甚多，娛樂場少，僅一家小型電影院，生意遠不如京戲，且時常爲了買不到戲票而起糾紛。有一次我帶去的查票人員，被三、四個不良的觀眾，痛打一頓，究其原因爲了查票而懷恨在心，動手打人，幸而我之查票人身材魁偉，且有一身武功，否則定被打傷無疑。這裏份子甚雜，什麼樣人都有，作者買套新衣贈送，以表慰問之意。

當日演罷夜戲。又加緊排練一次「蘇武牧羊」，排練後隨着場面旁角兒人等，返回住所時，因路近一行人等邊談邊走，每人手中均有手電筒照耀前方，猛聽得巷口內有二名手持步槍的士兵，大聲叫「站住」，因巷內並無路燈設備，行人全憑手電筒，或手提馬燈照明，突然被這聲「站住」嚇的手電筒也掉在地上，我以為是土匪來搶我的呢，打鼓佬說：「我們就住在前面那個門。」，那二名士兵並不攔阻，而讓我們進入。

當我一進門，見裏面也有幾個手中端着步槍，也有手拿着左輪槍，耀武揚威的，再看我那女傭手中端着一盞油燈，燃着兩燈草心的燈，嚇得渾身發抖，已然快要昏過去了。因她是一個人住在所內，何曾見過這種陣勢，故而嚇的無法轉動。她見我們回來，如同小孩子受了恐懼後，見着親人一般，哇的一聲哭出來了。

當時作者很沉着的說「不要怕」，因我見這些人不是土匪，而是官兵，我怕土匪，不怕官兵，因不作違法之事，故而胆大起來，正顏厲色的責問那些人中之一的領導者：「你們是作什麼的？」那領頭兒的好像是個副官模樣的打扮，他反問筆者：「你是誰？」筆者回答他：「我是郝文蔚（玉音）。」那人好像是找到了對象，如狼似虎的樣子，吩咐「帶走帶走。」我翻着眼皮，手推開那名士兵問：「我犯什麼法，你要帶我走？」那人手中舉一根，以竹節做的，最低級的鴉片烟槍，在我面前一晃說：「就是這個，你就犯法啦。」

噉，原來這些人，知道打鼓佬董長順，有此

### 文請不行竟然武請

鴉片烟嗜好，特來找麻煩的，心中暗想，該時僅是推行戒烟的階段，並未到犯法的程度，而且我又非當事人，故而理直氣壯的說：「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他本人也在場，與我何干。」

原來那些人是想找我的毛病，找不到且知鼓佬有此吸鴉片烟嗜好，故趁我不在時翻出這整脚烟具來，以此爲由，他不責備當事人，而怪筆者管教不嚴，領導無方，不由分說，連聲叫喊「走走。」筆者心中好笑，如今是蔣委員長領導全國，不會容許那些胡爲的人。因該時吸鴉片不算犯法，但不知他們是想把我弄到什麼地方去，於是跟着那些人走了一段路。

他們把我帶到一處，好像是區公所，他們讓我坐下，而那些個武裝士兵一個也不見啦，而出來一位衣冠端正的年輕人，相貌不凡約有廿七、八歲，身穿一套中山裝，頗像是這個單位的主管，很客氣的向我微笑道：「您來啦？」筆者當時心中對那位先生，即有了莫名的好感，如果我若將此編成劇本，定把此人寫成小生型，不過我仍然斜着眼睛，問那位：「什麼事把我給弄到這兒來？」那位青年人微笑說：「郝老板，您的架子太大大啦，人家請您幾次客，您都不去，所以今天以此方法，把您請來，由我來招待您。」作者說：「哼，如果不是這桿鴉片烟槍，大概今天這深更半夜的，我仍然不會來，但不知我得罪誰啦？」

那位彬彬有禮的先生說：「您得罪了發通行證的首長啦。」他說着即從腰中掏出一張，上面蓋

有關防的通行證來，交給筆者看，因那間房僅僅高掛一盞馬燈，燈光不亮僅看出那上面有個簽名章，第一個是「賀」字，另外未看清楚，僅知這當權者姓賀，也未詳問此人叫什麼名字。那位先生又接着說：「因為他請過您好幾次客，您都沒去，人家說你架子太大，請不動您，就以這個方法不怕您不來。」

筆者解釋說：「也不是架子大，第一那位長官請客就應先下帖子，他是在臨時請，這表明了他並無敬意，第二我確無空閒，約好了眾人排戲，絕不能爲了討一人之歡，令眾人失望，且今天這件事明明有當事人在，而不照章處理，反怪我領導無方，管教不嚴，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。」那位先生微笑着坐在我身旁，陪我閒談時，即有人送進來一盤包子、一壺茶，放在我面前，這大概是事先就預備好了的。那位先生說：「別生氣啦，您吃點吧。」（我寫到這裏很後悔，當年因氣過頭，沒問這位先生大名叫什麼），筆者當時那有心情吃，正在生悶氣，約不到一小時，即見戲院前台經理，及我的擋手（經理）趕來接我回去，我却不肯走，定要看看那位軍事首長，定我個什麼罪，坐在那不動，僵持了很久，前台經理急着想說：「您回去吧，天不早啦，他們不會把您怎麼樣。」

接待我的那位先生笑着說：「您回去吧，我明天還要看您唱『蘇武牧羊』呢。」我被眾人勸說之下，他們同我離了此地回到住所。

### 鄭州驚聞西安事變

當我回到住所，鼓佬董長順，向我表示歉意，筆者即安慰彼，此非他之過而起，實因筆者不能迎合這種環境的因素而惹來的麻煩，追根究底是因一般人對這梨園行的人，尚存有着輕視之意味，如我是教育界，或是在某機關任職，定無這種煩惱事，自此而後有改行的意念。

這一夜翻來覆去的無法入睡，因次日要演「蘇武牧羊」，誠恐睡眠不足影響嗓子，不能不注意。因為每個人的嗓子有所不同，有的人怕吃辣椒，或怕吃菸酒，甚至怕生氣，也有人任何刺激全不怕，更有人以烟酒爲助，故先前梨園行中人吸食鴉片烟者甚多，筆者曾見有人以酒飲場（在戲台上以酒代茶），本人嗓子生來寬，衆人均說無絲毫女音，這方面受人稱讚毫無雌音，另一面就有在偶然間，會有力不從心之感，那就是怕睡不好覺，以及感冒時也有啞嗓子可能，因有許多原因，平時即在表情、唸、做方面不斷的下工夫，由以上種種來取勝唱，以補足我的缺陷。

當我無法入睡時，即以老辦法，心中唸道：「我要睡覺，我要睡！」這樣唸法不須五、六次即可入睡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，原排定演出全部「白蟒台」（光武中興）忽然得到 蔣委員長介公在西安蒙難的消息，當消息傳來舉世震驚，全國上下無不憤慨，作者及團員等九十餘人，均放聲痛哭，而使嗓音嘶啞，又因心情憤恨不平，臨時罷演，約這十數天間，每人臉上不見有笑容，一片緊張情緒中渡日。十二月廿五日，突聞街市上鞭砲聲大

作，據報，蔣委員長安然脫險，全國各地。均有慶祝高興歡樂的笑聲，人們的愁雲慘痛心情，一掃而空，緊張心已然放鬆了，由於 蔣公安然飛返南京，舉國歡悅。

該時南京有一位王錦榮，有愛女熙春女士，生得十分可愛，原在夫子廟、羣英會唱清唱，因聰明過人且學得幾齣青衣戲，王先生欲栽培愛女，特派幹員周師範先生組班，當地約角兒，請妥四棵四柱，並專程洽聘筆者去南京演唱。由洛陽到南京經過鄭州，正好順便探望好友李忠蔭女士，因忠蔭隨其父於鄭州隴海鐵路車站任站長之職。當我們一行人到達鄭州車站，即被當地戲院老板挽留，在那唱一星期，借此機會與忠蔭多聚會幾天，且送她翠戒一枚，她送我一張戲裝照片，先前她並不會唱戲，據她說如今已上過一次台了。筆者當然也替她高興。

在鄭州第一天唱「羣英會，借東風」，第二天「白蟒台」，第三天「四郎探母」，關麗卿的公主，這幾天戲，生意簡直就不靈，賣座情形真慘，只有四、五成座，此地並無其他娛樂場所，而貼出來的戲非常整齊，就是不上座，有些頗爲迷信的人們，全怪我用的黑色「守舊」（舞台上大的幕），及黑色綉花，圍桌、椅披，滿台黑色，所以把人的運氣也帶黑啦。

筆者昔年每到一處，（民國廿三年開始）總是第一天戲唱借東風，我最喜用那堂黑色的圍桌、椅披，以後就穿什麼戲衣而決定，配何顏色的「圍桌」、「椅披」，如演皇帝就用黃色的，如演「哭靈牌」必然用白顏色，因作者身材不高

，故在台上所用物件，儘量使顏色調和，尺寸合適，觀衆看起來並不覺得我矮，而顯得非常特色，曾得到許多人之讚美。

這幾天在鄭州的演出，因生意不好，確聽得團員們背後說：「郝文蔚（玉晉）就是被這黑色『守舊』（大幕）帶黑啦，不然絕對不會不賣座。」

其實不然，這與運氣有關，梨園行稱爲碼頭運，某人在甲地不靈，而在乙地很紅，也有終生不走運。寶主運氣相關，這裏的老板，本來聞名作者頗有叫座的力量，由洛陽至南京，鄭州是必經之路，這戲院老板本想檢個便宜，不花路費，請到角兒一定可以賺上幾文錢，誰想到沒有第二家競爭，就是不上座，這是我倆人運氣都不好。因不賣座實在不想唱了，正好周師範帶款前來催駕，打鼓佬董長順，爲了有鴉片烟嗜好，且知南京乃是首都，對烟定然更爲嚴格，故不願隨我前往，乃更換爲王崇山先生打鼓。自此而後未再易人。

## 南京演出拜識義父

到了南京住在旅館內，王老板在夫子廟都益處定了酒席，請吃下馬宴，並且給我介紹都益處老板，張如山先生其身材高而不胖，留有八字鬚鬚，張老板的太太衆人稱爲張師母，因張先生排行第七稱他二位七爺、七奶，這位七奶奶是個白胖子，乃張先生之續絃夫人。其前妻留有子女各一，女已出嫁，子尚年幼，張氏夫婦在南京頗有威望，是清幫中之老前輩，門人子弟數以千計，

他夫婦樂善好施，可稱得起是俠義之人，抗日時期利用他的聲望，掩護我地下工作人員，對國家、對人民貢獻甚大，惜勝利前他老人家即已仙逝，據說送喪者多達數千人。

這二位初見我即有良好印象，因獲知筆者一人率團體闊蕩，更爲愛護，定要收我爲義女，王氏夫婦更爲高興而贊成，筆者當然也希望有疼愛我者出現，飯店中伙計也湊熱鬧的，拿過一本新出來的日曆挑個好日子，翻閱一下，次日就是個吉期。第二天中午仍在都益處本店設兩桌酒席。先行燃香燭放鞭炮，叩頭行禮，又向義父的師父穆老太太，義母的師父宋老太爺叩頭，彼此間贈送禮物，這收乾女的大禮告成。

義母對我太好了，她帶着我到處去拜客，得到各方面的支持，及機關首長、黨國元老張靜江等均有贈品，一丈多長之軟帳（類似錦旗）掛滿了整個戲院，第一天仍然唱「借東風」，王熙春的「春秋配」前面倒第三齣是「賀后罵殿」「天女散花」「力殺四門」開鑼戲是「武家坡」，前面有五齣小戲的時間約不足三個鐘點。再加上筆者之戲不足三個小時，總計約六小時之多。要唱到十二點多才散戲。有些觀衆並不是真要做坐六個鐘點，而是觀衆想看誰的戲，約估差不多要上場時，觀衆也進場啦，這叫作拿時候兒來的。那個時候唱戲與現在不同，如今僅能演三個小時。因爲大家的時間都寶貴，第二天各人各有事，時間晚必然有抽籤的現象，必有少數先走。

作者第一天的演出頗爲成功。

民國廿六年二月四日，我第一天在首都南京

，地址夫子廟新姚家巷口南京大戲院，演唱借東風，在未上場前首先換上我的黑色絲絨「守舊」。未想到觀衆們對着這「守舊」先鼓起熱烈的掌聲，後來有人告訴我，觀衆見這個「大幕」上設計的太突出，黑絲絨配上白銀泡鑲週圍邊，中間由左斜向右邊一行白銀色，英文名字（郝文蔚）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又大方，又美麗，又高雅，又不刺目，又拾人。而且筆者人不高，却顯得不矮而瀟灑，角兒還沒出場「守舊」先紅啦。當初我設計時僅想到這樣很美麗，確聽見有人說不錯，真未料到南京到底是首都所在地，竟有全數的觀衆，爲它而鼓掌，這也是我得意佳作，至今想來仍覺得滿意，在鄭州被人怪這顏色，把人運氣給帶壞啦，那有這樣的事，如今仍然是它，而我做夢也未想紅得到那個程度。

當我第一場下來就有許多位觀衆要到後台來看我，即被後台管事者婉言相拒，無法進入，只有等待唱完該戲（尾聲）未完，即有許多觀衆由前台上來（那個時期沒有謝幕，只有由龍套扮一穿紅官衣，頭戴紗帽者名（金榜）向觀衆拱手答謝。）向筆者稱賀，前後台經理也來稱讚，張家義父母笑得嘴都合不攏啦。義母是高郵人，說出話來特別有種親切感她說：「這個小孩子，怎麼唱的這樣好，一點也看不出是女孩。」

這個時候有位胖胖女士，擠過來抱住了筆者不放，又誇讚，又是跳，又是笑也未說她姓甚麼，後來她成了我的好友，她是王龍大律師的太太徐新月女士。名票高華先生也來捧場，高先生那個時候開照相館，他有南京程硯秋之稱。